

【文白对照·插图本】

聊齋志異

第四卷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彭二挣

禹城韩公甫言：『与邑人彭二挣并行于途，忽回首不见之，惟空蹇随行。但闻号救甚急，细听则在被囊中。近视囊内累然，虽偏重亦不得堕。欲出之，而囊口缝纫甚密；以刀断线，始见彭犬卧其中。出而问之，亦不自知其何以入。盖其家有孤为祟，事如此类甚多云。』

【译文】

禹城县的韩公甫说：『我和同乡人彭二挣并骑走在路上，忽然一回头，人不见了，只有一头空驴跟在后边。只听呼喊救命的声音很急切，仔细一听，原来在被囊之中。到跟前一看，口袋里鼓鼓的，虽然偏重，却没掉下来。想要把他放出来。口袋嘴缝得很严密，用刀子挑断缝线，才看见彭二挣像狗似的趴在口袋里。放了出来，问他原因，他也茫然不知怎么进去的。他家有狐狸作祟，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。』

神女

米生者，闽人，传者忘其名字，郡邑。偶入郡，醉过市廛，闻高门中箫鼓如雷。问之居人，云是开寿筵者，然门庭亦殊清寂。听之，笙歌繁响。醉中雅爱乐之，并不问其何家，即街头市祝仪，投晚生刺焉。或见其衣冠朴陋，便问：『君系此翁何亲？』答言：『无之。』或言：『此流寓者，侨居于此，不审何官，甚贵倨也。既非亲属，将何求？』生闻而悔之，而刺已入矣。无何，两少年出逆客，华裳眩目，丰采都雅，揖生入。见一叟南向坐，东西列数筵，客六七人，皆假贵胄；见生，尽起为礼，叟亦杖而起。生久立，待与周旋，而叟殊不离席。两少年致词曰：『家君衰迈，起拜良艰，予兄弟代谢高贤之见枉也。』生逊谢而罢。遂增一席于上，与叟接席。未几，女乐作于下。座后设琉璃屏，以幃内眷。鼓吹大作，座客不复可以倾谈。筵将终，两少年起，各以巨杯劝客，杯可容三斗，生有难色；然见客受，亦受。顷刻四顾，主客尽酹；生不得已，亦强尽之。少年复斟。生觉惫甚，起而告退。少年强挽其裾。生大醉踣地，但觉有人以冷水洒面，恍然若寤。起视，宾客尽散，惟一少年捉臂送之，遂别而归。后再过其门，则已迁去矣。自郡归，偶适市，一人自肆中出，招之饮。视之，不识；姑从之人，则座上先有里人鲍庄在焉。问其人，乃诸姓，市中磨镜者也。问：『何相识？』曰：『前日上寿者，君识之否？』生言：『不识。』诸言：『予出入其门最稔。翁，傅姓，但不知何籍何官。先生上寿时，我方在墀下，故识之也。』日暮，饮散。鲍庄夜死于途。鲍父

不识诸，执名讼生。检得鲍庄体有重伤，生以谋杀论死，备历械梏；以诸未获，罪无申证，讼系之。年余，直指巡方，廉知其冤，出之。家中田产荡尽，而衣巾革褫，冀其可以辨复，于是携囊入郡。日将暮，步履颇殆，休于略侧。遥见小车来，二青衣夹随之。既过，忽命停舆。车中不知何言。俄一青衣问生：『君非米姓乎？』生惊起诺之。问：『何贫窶若此？』生告以故。又问：『安之？』又告之。青衣去，向车中语；俄复返，请生至车前。车中以纤手褰帘，微睨之，绝代佳人也。谓生曰：『君不幸得无妄之祸，闻之太息。今日学使署中，非白手可以出入者，途中无可解赠……』乃于髻上摘珠花一朵，授生曰：『此物可鬻百金，请缄藏之。』生下拜，欲问官阀，车行甚疾，其去已远，不解何人。执花悬想，上缀明珠，非凡物也。珍藏而行。至郡，投状，上下勒索甚苦，出花展视，不忍置去，遂罢。归而无家，依于兄嫂。幸兄贤，为之经纪，贫不废读。过岁，赴郡应童子试，误入深山。会清明节，游人甚众。有数女骑来，内一女郎，即曩年车中人也。见生停驂，问其所往。生具以对。女惊曰：『君衣顶尚未复耶？』生惨然于衣下出珠花，曰：『不忍弃此，故犹童子也。』女郎晕红上颊。即，嘱坐待路隅，款段而去。久之，一婢驰马来，以裹物授生，曰：『娘子言：今日学使之门如市，赠白金二百，为进取之资。』生辞曰：『娘子惠我多矣！自分掇芹非难，重金所不敢受。但告以姓名，绘以小像，焚香供之，足矣。』婢不顾，委地下而去。生由此用度颇充，然终不屑夤缘。后人邑庠第一。以金授兄；兄善居积，三年，旧业尽复。适闽中巡抚为生祖门人，优恤甚厚，兄弟称巨家矣。然生素清鲠，虽属大僚通家，而未尝有所干谒。一日，有客裘马至门，都无识者。出视，则傅公子也。揖而入，各道阔。治具相款。客辞以冗，然亦不竟言去。已而肴酒既陈，公子起而请间，相将入内，拜伏于地，生惊问：『何事？』怆然曰：『家君适罹大祸，欲有求于抚台，非兄不可。』生辞曰：『渠虽世谊，而以私干人，生平所不为也。』公子伏地哀泣。生厉色曰：『小生与公子，一饮之知交耳，何遂以丧节强人！』公子大惭，起而别去。越日，方独从，有青衣人人，视之，即山中赠金者。生方惊起，青衣曰：『君忘珠花否？』生曰：『唯唯，不敢忘！』曰：『昨公子，即娘子胞兄也。』生闻之，窃喜，伪曰：『此难相信。若得娘子亲见一言，则油鼎可蹈耳；不然，不敢奉命。』青衣出，驰马而去。更尽复返，扣扉入曰：『娘子来矣！』言未已，女郎惨然入，向壁而哭，不作一语。生拜曰：『小生非卿，无以有今日。但有驱策，敢不惟命！』女曰：『受人求者常骄人，求人者常畏人。中夜奔波，生平何解此苦，祇以畏人故耳。亦复何言！』生慰之曰：『小生所以不遽诺者，恐过此一见为难耳。使卿夙夜蒙露，吾知罪矣！』因挽其祛，隐抑搔之。女怒曰：『子诚敝人也！不念畴昔之义，

而欲乘人之危。予过矣！予过矣！』忿然而出，登车欲去。生追出谢过，长跪而要遮之。青衣亦为缓颊。女意稍解，就车中谓生曰：『实告君：妾非人，乃神女也。家君为南岳都理司，偶然失礼于地官，将达帝听；非本地都人官印信，不可解也。君如不忘旧义，以黄纸一幅，为妾求之。』言已，车发遂去。生归，悚惧不已。乃假驱崇，言于巡抚。巡抚谓其事的巫蛊，不许。生以厚金赂其心腹，诺之，而未得其便也。既归，青衣候门，生具告之，默然遂去，意似怨其不忠。生追送之曰：『归语娘子：如事不谐，我以身命殉之！』既归，终夜辗转，不知计之所出。适院署有宠姬购珠，乃以珠花献之。姬大悦，窃印为之嵌之。怀归，青衣适至。笑曰：『幸不辱命。然数年来贫贱乞食所不忍鬻者，今还为主人弃之矣！』因告以情；且曰：『黄金抛置，我都不惜；寄语娘子：珠花须要偿也！』逾数日，傅公子登堂申谢，纳黄金百两。生作色曰：『所以然者，是令妹之惠我无私耳；不然，即万金岂足以易名节哉！』再强之，声色益厉。公子惭而出，曰：『此事殊未了！』翼日，青衣奉女郎命，进明珠百颗，曰：『此足以偿珠花否耶？』生曰：『重花者，非贵珠也。设当日赠我万镒之宝，直须卖作富家翁耳，什袭而甘贫贱，何为乎？娘子神人，小生何敢他望，幸得报洪恩于万一，死无憾矣！』青衣置珠案间，生朝拜而后却之。越数日，公子又至。生命治肴酒。公子使从人人厨下，自行烹调，相对纵饮，欢若一家。有客馈苦糯，公子饮而美之，引尽百盏，面颊微赭。乃谓生曰：『君贞介士，愚兄弟不能早知君，有愧裙钗多矣。家君感大德，无以相报，欲以妹子附为婚姻，恐以幽明见嫌也。』生喜惧非常，不知所对。公子辞而出，曰：『明夜七月初九，新月钩辰，天孙有少女下嫁，吉期也，可备青庐。』次夕，果送女郎至，一切无异常人。三日，后女自兄嫂以及婢仆，大小皆有馈赏。又最贤，事嫂如姑。数年不育，劝纳副室，生不肯。适兄贾于江淮，为买少姬而归。姬，顾姓，小字博士，貌亦清婉，夫妻皆喜。见髻上插珠花，甚似当年故物；摘视，果然。异而诘之。答云：『昔有巡抚爱妾死，其婢盗出鬻于市，先人廉其直，买而归。妾爱之。先父无子，生妾一人，故所求无不得。后父死家落，妾寄养于顾媪之家；顾，妾姨行，见珠，屡欲售去，妾投井觅死，故至今犹存也。』夫妻叹曰：『十年之物，复归故主，岂非数哉！』女另出珠花一朵，曰：『此物久无偶矣！』因并赐之，亲为簪于髻上。姬退，问女郎家世甚悉，家人皆讳言之。阴语生曰：『妾视娘子，非人间人也；其眉目间有神气。昨簪花时，得近视，其美丽出于肌里，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见长耳。』生笑之。姬曰：『君勿言，妾将试之：如其神，但有所须，无人处焚香以求，彼当自知。』女郎绣袜精工，博士爱之，而未敢言，乃即闺中焚香祝之。女早起，忽检篋中，出袜，遣婢赠博士。生见之而笑。女问故，以实告。

女曰：『黠哉婢乎！』因其慧，益怜爱之；然博士益恭，味爽时，必熏沐以朝。后博士一举两男，两人分字之。生年八十，女貌犹如处子。生抱病，女鸠匠为材，令宽大倍于寻常。既死，女不哭；男女他适，则女已入材中死矣。因并葬之。至今传为『大材冢』云。

异史氏曰：『女则神矣，博士而能知之，是遵何术欤？乃知人之慧固有灵于神者矣！』

【译文】

有个姓米的书生，是福建人，给他立传的人忘了他的名字，也忘了住在哪府哪县。他偶然来到府城，醉醺醺地路过闹市，听见一座高大的门楼里面，管弦伴着锣鼓，响声如雷。他询问当地的居民，居民告诉他，里面是在开寿筵，但是门庭冷冷落落，很寂静。他仔细一听，笙歌响得很杂乱。他在深醉之中，很喜欢玩乐，没问这是什么人家，就在街头买了一份寿礼。用晚生的名帖送了进去。有人看他衣帽很朴素，就问他：『你是这家老头儿的什么亲戚呢？』他说：『不是亲戚。』有人说『这是一户没有固定住址的人家，在此侨居，不知是个什么官员，很高贵，也很傲慢。既然不是他的亲戚，又有什么要求呢？』他一听这话，感到很后悔，但是名帖已经递进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两个年轻人出来迎接客人。年轻人穿着光彩夺目的衣服，风度都很文雅，打躬作揖，把他请了进去。他看见一个老头儿面南而坐，东西两侧摆着好几桌酒筵，有六七位客人，都像贵族的后代。大家看他进来了，都站起来和他见礼，老头儿也拄着拐杖站了起来。他站了很长时间，等着应酬老头儿，可是老头儿根本没有离开席位。两个年轻人向他致词说：『家父年老体衰，动身施礼很困难，我们兄弟二人代替老父感谢高贤的屈驾光临。』他谦让了一会儿，也就坐下了。于是增加了一桌酒席，和老头儿的酒桌挨在一起。

喝了不一会儿，女乐队就在席前奏乐。座位的后面摆着一架琉璃屏风，遮挡着内眷。席间鼓乐大作，座上的客人再也不能倾心交谈了。酒宴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两个年轻人站起来，各个都用大杯子向客人劝酒。大杯子可以装下三斗酒，他一看就现出为难的神色，但是看见其他客人接受了，他也只好接受。顷刻之间，往四外一看，主人客人全都干杯了；他迫不得已，也勉强干了杯。年轻人又给他斟酒。他感到疲惫不堪，就站起来告退。年轻人硬是拉着他的袖子不让他走。他喝得酩酊大醉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就倒在地下。只觉得有人往他脸上洒凉水，他突然醒过来了。站起来一看，宾客全都散净了，只

有一个年轻人抓着他的胳膊往外送他，于是就告别了年轻人，回到了住处。

后来，再一次路过那个门楼的时候，院里的人家已经搬走了。他从府里回来，偶然来到一个市镇，从酒店里出来一个人，招呼他进去喝酒。他抬头一看，不认识；只好暂且跟着那个人进了酒店，看见同村一位名叫鲍庄的人，已经坐在酒桌上。他问鲍庄，那个人是谁。鲍庄告诉他，那个人姓诸，是市上一位磨镜子的手艺人。他问姓诸的：『你怎么认识我呢？』姓诸的说：『前天上寿的老头儿，你认识吗？』他说：『不认识。』姓诸的说：『我经常出入老头儿的门庭，很熟悉。老头儿姓傅，只是不知哪个省的人氏，也不知是个什么官员。先生上寿的时候，我正在台阶底下磨镜子，所以认识你。』一直喝到天黑，三个人才散伙儿。

就在这天晚上，鲍庄死在半路上。鲍庄的父亲不认识姓诸的，就指名控告米生。验尸的时候，发现鲍庄身上受了重伤，就判决米生犯了谋杀罪，判处死刑，受尽了酷刑；因为没抓到姓诸的手艺人，向上级报案没有佐证，就把米生押在监狱里。押了一年多，巡察御史到了这个地方，察明米生是个冤案，就把他释放了。

他家里的田产已经荡尽，但是对于被革除的秀才功名，还希望能够恢复，于是就带着钱包进了府城。走到天快黑的时候，脚步很疲乏，就坐在路旁休息。远远看见来了一辆小车子，两个使女把车子夹在中间，一边一个，跟着往前走。从他面前过去以后，车里的人忽然命令停下车子。车里的人不知说了些什么话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使女回来对他说：『你是不是姓米呀？』他很惊讶地站起来，答了一声是。使女问他：『你怎么这样贫寒呢？』他就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使女。使女又问他：『你要去什么地方呢？』他又把想要恢复秀才功名的打算告诉了使女。使女跑回去，把情况告诉了车里的人；很快又返回来，请他到车前去回话。车里的人用纤细的手撩起了车帘，他略微瞥了一眼，是个绝代佳人。她对米生说：『你不幸遭受了意想不到的灾难，我听了以后，深深为你叹息。现在的学使衙门，不是空手可出入的，半路上没有可以解囊相送的东西，……』于是就就从发髻上摘下一朵珠花，送给他。他说：『出卖这件东西，可以得到百金，请你收藏起来吧。』米生向她躬身施礼，想要问问她家的官阶门第，她的车子走得很快，已经跑出很远了，不知是个什么人。他拿着珠花空想了一会儿，看见花朵上缀着明珠，知道不是平凡的东西。他把珠花珍重地藏起来，迈步往前走。到了府里，向学使衙门投递请求恢复秀才功名的诉状，上上下下，苦苦向他勒索；他拿出珠花看了一会儿，不忍卖掉它，恢复秀才功名的打算也就作罢了。

他回来也没有家，只能依靠兄嫂，幸亏哥哥有德，给他安排生活，他在贫寒之中也没有放弃读书。过了一年，到府里参加童生的考试，重新考秀才，走错了道路，进了深山。恰巧赶上清明节，游人很多。有好几个女子骑马来到面前，其中有一位女郎，就是去年小车里的送花人。她看见了米生，勒住缰绳停住马，问他到什么地方去。他把重考秀才的打算告诉了女郎。女郎惊讶地说：『你秀才的衣帽还没恢复啊？』他很凄惨地从衣服里边掏出珠花说：『我不忍卖掉这朵花，所以还是一个童生。』女郎一听，两朵红晖立刻升上脸颊。接着，女郎嘱咐他坐在路旁等候着，自己骑着马缓慢地走了。

他等了很长时间，一个使女飞马跑来，送他一个包裹说：『我家娘子说：『现在的学使衙门，门庭若市，送给你二百两银子，做你求取功名的费用。』他辞谢说：『娘子给我的恩惠太多了！我自己预料，考一名秀才是不难的，这么多的银子我可不敢接受。』只要把娘子的姓名告诉我，回去画一幅肖像，焚香供奉着，就心满意足了。』使女没有理他，把银子放在地上就走了。』

从此以后，他的生活用度很充足，但却始终不肯巴结那些当权的。后来，他考中了全县的第一名秀才。把女郎赠送的银子交给了哥哥，哥哥善于经营，三年的工夫，从前失掉的家业全都恢复了。事也凑巧，福建省的巡抚大人是他父亲的门徒，对他的周济很优厚，哥俩堪称世家大户了。但他一向清正耿直，虽然和巡抚大人是世交，却从来没有因为有所请求而去拜访他。

一天，有一位客人，轻裘快马来到门前，家人都不认识。他出去一看，原来是傅公子。互相作揖，请进书房，互相倾吐久别的心情。他准备酒菜款待客人。客人推托还有繁杂的事情，没有时间喝酒，但也不说马上就走。过了一会，酒菜摆上来以后，公子站起来，请求避开第三者。两个人一道进了内室。公子跪在地下给他磕头。他很惊讶地问道：『你有什么事情？』公子很悲痛地说：『我父亲正在遭受大难，想要请求巡抚大人帮忙，不找哥哥是办不到的。』他推辞说：『巡抚虽然是我的世交，但是因为私人的事情而去向人求情，我是生来做不到的。』公子跪在地下，痛哭流涕地向他哀求。他声色俱厉地说：『小生和公子，只是喝过一次酒的交情罢了，你怎能逼着人家丧失气节呢！』公子很惭愧，爬起来告别走了。

过了一天，他一个人正在书房里坐着，有个使女进了房门。他抬头一看，就是山里向他赠送银子的使女。他很惊讶，刚刚站起来，使女就说：『你忘掉珠花了吗？』他说：『是是，我不敢忘记！』使女又说：『昨天向你求助的公子，就是娘子

的亲哥哥。』他一听，心里暗自高兴，但却说假话：『这是难以相信的。如果见到娘子，她亲自说上一句话，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；不然的话，决不敢从命。』使女立刻出了书房，快马扬鞭，跑回去了。

在五更将尽的时候，使女又返回来了，敲开他的房门，进来说：『娘子来了！』话还没有说完，女郎凄凄惨惨地进了书房，面对墙壁流着眼泪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躬身施礼说：『小生不是遇到娘子，决没有今天。只要有所差遣，不敢不听从命令！』女郎说：『受到别人求助的人，常常很傲慢；向人求助的人，往往对人很畏惧。半夜里长途奔波，生来哪里知道这样的辛苦，只是畏惧傲慢的人罢了，还有什么说的！』米生安慰她说：『小生所以没有答应马上帮忙，是怕错过这个机会，再就难以见面了。使你黑夜踏着露水奔波，我已经知罪了！』说完就拉住她的袖口，偷偷在她手腕上挠了一下。女郎气愤地说：『你实在是个坏人！你不思念从前的恩义，而要趁着人家有危难的时候，达到你的目的。我错了！我错了！』很气愤地走出书房，上了车子就要走。

米生急忙追出去，向她承认错误，直溜溜地跪在地上挡住她的车子。使女也帮他说情。女郎的态度才稍微缓和下来，就在车上对米生说：『实话告诉你，我不是凡人，而是神女。我父亲担任南岳衡山的都司理，偶然对地官有失礼的行为，地官就要报给上帝；没有本地最高长官的印信，就不能解除这个危难。你若不忘过去的恩义，拿一张黄表纸，为我去请求巡抚，盖上巡抚的大印。』说完，启动车子就走了。

米生回到书房，总是害怕办不成这件事情。就假借驱邪的名义，向巡抚提出请求。巡抚认为这是迷信活动，没有答应。他便拿出很多金钱去贿赂巡抚的心腹，心腹虽然答应了，但却没有得到方便的机会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使女正在家里等着呢。他把情况告诉了使女，使女就默默地走了，看那神态，似乎恨他不够忠心。他追了出去，一边送着一边说：『你回去告诉娘子；如果办不妥这件事情，我宁可献出自己的身家性命！』

他回来以后，翻来覆去地折腾了一宿，也没想出什么办法。恰巧巡抚最宠爱的一个小老婆要买珠子，他就把珠花献上去了。小老婆非常高兴，就偷出大印，给他盖到黄表纸上。他揣回家里，使女恰好来了。他笑着说，幸而没有辱没你们的使命。但是多少年来宁可受穷讨饭也不忍出卖的珠花，今天为了你的主人，我甘愿舍弃了！就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使女，并且说：『就是扔掉了黄金，我都不可惜；请你转告娘子，献出去的珠花，是需要偿还的。』

过了几天，傅公子前来登堂道谢，很恭敬地送他一百两黄金。他变了脸色说：『我所以肯于帮忙，是你妹妹无私的帮助过我，不然的话，就是万两黄金，怎能叫我改变名节呢！傅公子再三要他收下，他更加声色俱厉地给以拒绝。傅公子很惭愧地出了房门，说：『这件事情不算完！』第二天，使女奉女郎的命令，给他送来一百颗明珠，说：『这些明珠完全可以偿还珠子了吧？』他说：『我珍重珠子，并不是看重那颗珠子。假设当年送给我二十万两黄金，卖出去也只能当个富翁罢了，我包又包裹又裹地珍藏着，甘心受穷，为的什么呢？娘子是个神女，我不敢有别的希望，只希望借此机会报答万分之一的洪恩，就死而无憾了！』使女把明珠放在桌子上，他朝拜之后，全部退了回去。

过了几天，傅公子又来了。他便叫人准备酒菜。公子叫他的随从人员下了厨房，自行烹调，互相放量地豪饮，欢乐乐的好像一家人。有个客人送他一坛子『苦糯』酒，公子喝得很甜，干了一百盅，脸上才稍微有些红晕。他对米生说：『你是一位正直的书生，我兄弟二人很愚笨，不能早了解你，比起妹妹，真是惭愧。我父亲感激你的大恩大德，没有别的可以报答，想把妹妹许你为婚，又怕阴阳路隔，怕你嫌弃。』他心里很高兴，又特别的忐忑不安，不知怎样回答才好。公子向他告辞，走出书房，说：『明天晚上是七月初九，一弯新月对着北极星的时候，织女有个小女儿下嫁人间，是吉日良辰，你应该准备洞房。』

第二天晚上，果然把女郎送来了，一切都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。三天以后，女郎拿出礼品，从哥哥嫂子到丫鬟仆人，大小小都有一定的赏赐。她又很贤惠，把嫂子当成婆婆一样看待。婚后好几年也不生育，就劝米生娶小老婆，米生不同意。恰巧哥哥到江淮一带做买卖，给弟弟买回一位很年轻的小老婆。小老婆姓顾，小名叫博士，相貌也很清秀，夫妻二人都很喜爱她。看她发髻上插着一朵珠子花，就问她从哪里得来的。博士说：『从前有个巡抚的爱妾死了，她的丫鬟偷出这朵花到市上出卖，死去的父亲认为价钱很便宜，就买回来了。我很喜欢它。我父亲没有儿子，只生我一个人，所以凡是我的要求，没有得不到的。后来父亲去世，家业衰落了，把我寄养在顾老太太家里，顾老太太，是我的姨娘，她看见了珠化，又一次又一次地想要卖出去，我投井寻死吓唬她，才保存到今天。』

夫妻叹息着说：『失掉十年的东西，又物归原主，难道不是天数吗！』女郎又拿出另一朵珠子花说：『这朵花很久没有配对的！』因而都赏给了博士，并且亲插在她的发髻上。博士退出来以后，详细地打听女郎的家世，家人都避讳，谁也不说的了！

博士就私下对米生说，我看娘子，不是人间的凡人；她的眉目之间，有一股神气。昨天给我插花的时候，使我得到机会，在她跟前一看，她的美丽出于骨肉之内，不像一般的凡人，只是黑白搭配得适中而已。米生一听就笑了。博士说：『你不要告诉她，我要试试她：如果她是神仙，只要对她有所要求，在无人的地方焚香祷告，向她提出要求，她马上就会知道的。』

女郎绣制的袜子很精巧，博士很喜欢，但是不敢当面向她要，就在闺房里焚香祈祷，提出了要求。第二天早晨，女郎早早地爬起来，忽然翻检小箱子，拿出一双绣袜，打发使女送给博士。米生一看就笑了。女郎问她笑什么，他把实情告诉了女郎。女郎说：『这个丫头真狡猾！』因她很聪明，女郎更加喜爱她；博士对女郎也更加恭敬，每天麻麻亮亮的时候，一定要熏香沐浴，恭恭敬敬地去朝见女郎。

后来，博士一胎生了两个男孩子，两个人分头养育着。米生生活到八十岁的时候，女郎的容貌仍然像个处女。米生病卧在床，女郎就召集木匠作棺材，叫比平常的棺材宽大一倍。米生死了以后，女郎也不哭泣；；；等人们不在的时候，她就跳进棺材里死了。因此就和米生一起合葬。至今还流传着『大材坟墓』的传说。

异史氏说：『女郎是个神女，博士能够认出来，她是遵循什么样的法术呢？岂知一个聪明人，本来是和神仙一样聪明的！』

湘 裙

晏仲，陕西延安人。与兄伯同居，友爱敦笃。伯三十而卒，无嗣；妻亦继亡。仲痛悼之，每思生二子，则以一继兄后。甫举一男，而仲妻又死。仲恐继娶不贤，将购一妾。邻村有货婢者，仲往相之，略不称意，被友人留酌醉归。途中遇故窗友梁生，邀至其家。竟忘其已死，随之而去。入其门，并非旧第，问之。曰：『新移于此。』入谋酒，又告竭，嘱仲坐待，挈瓶往沽。仲出立门外以俟之。见一妇人控驴而过，有八九岁童子随之，其面目神色，绝类其兄。心惻然动，急急缀之，便问：『童子何姓？』童曰：『姓晏。』仲惊，又问其父名。曰：『不知。』叙问间，已至其家，妇人下驴入。仲执童子曰：『汝父在家否？』童子入问。少顷，一媼出窥，则其嫂也。讶叔何来。仲大悲，随入。见庐落复整顿，问：『兄何在？』嫂曰：『责负未归。』问：『骑驴者何人？』曰：『此汝兄妾甘氏，生两男矣。长阿大，赴市未返；汝所见者阿小。』坐久，酒渐醒，始悟所见皆鬼。然以兄弟情切，亦不甚惧。嫂治酒饭。仲急欲见兄，促阿小觅之。良久，哭而归云：『李家负欠不还，反与父闹。』仲闻之，与阿小奔去，见两人方



湘雲

弟兄握手聚來臺斗
酒五羹飯饋未私試
血痕齒玉腕早知有
意向秀才



摔兄地上。仲怒，奋拳直入，人尽踣。急救兄起，敌已俱奔。追捉一人，捶楚无算，始起。执兄手，顿足哀泣；兄亦泣。既归，举家慰问，乃具酒食，兄弟相庆。忽一少年人，年约十六七。伯呼阿大，令拜叔。仲挽之，哭向兄曰：『大哥地下有两子，而坟墓不扫；弟又无妻子，奈何？』伯亦凄恻。嫂曰：『遣阿小从叔去，亦得。』阿小闻言，依叔肘下，眷恋下去。促抚之，问：『汝乐从否？』答云：『乐从。』仲念鬼虽非人，慰情亦胜无也，因为解颜。伯曰：『从去，但勿娇惯，宜啖以血肉，驱向日中曝之，午过乃已。六七岁儿，历春及夏，骨肉更生，可以娶妻育子；但恐不寿耳。』言间，有少女在门外窥听，意致温婉。仲疑为兄女，因问兄。兄曰：『此名湘裙，吾妾妹也。孤而无归，寄食十年矣。』问：『已字否？』伯曰：『尚未。近有媒议东村田家。』女在窗外小语曰：『我不嫁田家牧牛子。』仲颇心动，未便明言。既而伯起，设榻于斋，止弟宿。仲本不欲留，意恋湘裙，将探兄意，遂别兄就寝。时方初春，天气尚寒，斋中夙无烟火，森然起坐。思得小饮，俄见阿小推扉入，以杯羹斗酒置案上。仲问：『谁为？』答曰：『湘姨。』酒将尽，又以灰覆盆火，置床下。仲问：『爹娘睡乎？』曰：『睡已久矣。』汝寝何所？』曰：『与湘姨同榻耳。』阿小候叔眠，乃掩门去。仲念湘裙慧而解意，愈爱慕之；且能抚阿小，欲得之心更坚，辗转终夜。早起，告兄曰：『弟子然无偶，愿大哥留意。』伯曰：『吾家非一瓢一担者，物色当自有人。地下即有佳丽，恐于弟无利益。』仲曰：『古人亦有鬼妻，何害？』伯会意，曰：『湘裙亦佳。但以巨针刺入迎，血出不止者，便可为生人妻，何得草草。』仲曰：『得湘裙抚阿小，亦得。』伯但搔首。摔兄地上。仲怒，奋拳直入，人尽踣。急救兄起，敌已俱奔。追捉一人，捶楚无算，始起。执兄手，顿足哀泣；兄亦泣。既归，举家慰问，乃具酒食，兄弟相庆。忽一少年人，年约十六七。伯呼阿大，令拜叔。仲挽之，哭向兄曰：『大哥地下有两子，而坟墓不扫；弟又无妻子，奈何？』伯亦凄恻。嫂曰：『遣阿小从叔去，亦得。』阿小闻言，依叔肘下，眷恋下去。促抚之，问：『汝乐从否？』答云：『乐从。』仲念鬼虽非人，慰情亦胜无也，因为解颜。伯曰：『从去，但勿娇惯，宜啖以血肉，驱向日中曝之，午过乃已。六七岁儿，历春及夏，骨肉更生，可以娶妻育子；但恐不寿耳。』言间，有少女在门外窥听，意致温婉。仲疑为兄女，因问兄。兄曰：『此名湘裙，吾妾妹也。孤而无归，寄食十年矣。』问：『已字否？』伯曰：『尚未。近有媒议东村田家。』女在窗外小语曰：『我不嫁田家牧牛子。』仲颇心动，未便明言。既而伯起，设榻于斋，止弟宿。仲本不欲留，意恋湘裙，将探兄意，遂别兄就寝。时方初春，天气尚寒，斋中夙无烟火，森然起坐。思得小饮，俄见阿小推扉入，以杯羹斗酒置案上。仲问：『谁为？』答曰：『湘姨。』酒将尽，又以灰覆盆火，置床下。仲问：『爹娘睡乎？』曰：『睡已久矣。』汝寝何所？』曰：『与湘姨同榻耳。』阿

酒一往欢会而已。湘裙抚前子如已出，仲益贤之。一夕，夫妻款洽，仲戏问：『阴世有佳人否？』女思良久，答曰：『未见。惟邻女葳灵仙，群以为美；顾貌亦犹人，要善修饰耳。与妾往还最久，心中窃鄙其荡也。如欲见之，顷刻可致。但此等人，未可招惹。』仲急欲一见。女把笔似欲作书，既而掷管曰：『不可，不可！』强之再四，乃曰：『勿为所惑。』仲诺之。遂裂纸作数画，若符，于门外焚之。少时，帘动钩鸣，吃吃作笑声。女起曳入，高髻云翘，殆类画图。扶坐床头，酌酒相叙，间阔。初见仲，犹以红袖掩口，不甚纵谈；数盏后，嬉狎无忌，渐伸一足压仲衣。仲心迷乱，魄荡魂飞。目前唯碍湘裙；湘裙又故防之，顷刻不离于侧。葳灵仙忽起，褰帘而出；湘裙从之，仲亦从之。葳灵仙握仲，趋入他室。湘裙甚恨，然亦无可如何，愤愤归室，听其所为而已，既而仲入，湘裙责之曰：『不听我言，后恐却之不得耳。』仲疑其妒，不乐而散。次夕，葳灵仙不召自来。湘裙甚厌见之，傲不为礼；仙竟与仲相将而去。如此数夕。女望其来，则诟辱之，而亦不能却也。月余，仲病不能起，始大悔，唤湘裙与共寝处，冀可避之；昼夜之防稍懈，则人鬼已在阳台。湘裙操杖逐之，鬼忿与争，湘裙荏弱，手足皆为所伤。仲寝以沉困。湘裙泣曰：『吾何以见吾姊乎！』又数日，仲冥然遂死。初见二隶执牒人，不觉从去。至途患无资斧，邀隶便道过兄所。兄见之，惊骇失色，问：『弟近何作？』仲曰：『无他，但有鬼病耳。』实告之。兄曰：『是矣。』乃出白金一裹，谓隶曰：『姑笑纳之。吾弟罪不应死，请释归，我使豚子从去，或无不谐。』便唤阿大陪隶饮。返身人家，便告以故。乃令甘氏隔壁唤葳灵仙。俄至，见仲欲遁。伯揪返骂曰：『淫婢！生为荡妇。死为贱鬼，不齿群众久矣；又崇吾弟耶！』立批之，云鬓蓬飞，妖容顿减。久之，一姬来，伏地哀恳。伯又责姬纵女宣淫，呵置移时，始令与女俱去。伯乃送仲出，飘忽间已抵家门，直至卧室，豁然若寤，始知适间之已死也。伯责湘裙曰：『我与若姊，谓汝贤能，故使从吾弟；反欲促吾弟死耶！设非名分之嫌，便当挞楚！』湘裙惭惧，啜泣，望伯伏谢。伯顾阿小喜曰：『儿居然生人矣！』湘裙欲出作黍，伯曰：『弟事未办，我不遑暇。』阿小年十三，渐知恋父，见父出，零涕从之。伯曰：『从叔最乐，我行复来耳。』转身遂逝，从此不复相闻问矣。后阿小娶妇，生一子，亦三十而卒。仲抚其孤，如侄生时。仲年八十，其子二十余矣，乃析之，湘裙无出。一日，谓仲曰：『我先驱狐狸于地下可乎？』盛妆上床而歿。仲亦不哀。半年亦歿。

异史氏曰：『天下之友爱如仲，几人哉！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。阳绝阴嗣，此皆不忍死兄之诚心所格；在人无此理，在天宁有此数乎？地下生子，愿承前业者，想亦不少；恐承绝产之贤兄贤弟，不肯收恤耳！』

【译文】

晏仲，陕西延安人。和哥哥晏伯同居，兄弟间的友爱很敦厚。晏伯三十岁死了，没有儿子；妻子也相继去世。晏仲很悲痛地哀悼兄嫂，常想生育两个儿子，好把一个儿子继承哥哥的香烟。见生了一个男孩，他自己的妻子又死了。晏仲害怕后老婆不贤惠，就想买个老婆。

邻村有出使女的，他前去相看一下，不大称心，被朋友留下喝酒，醉醺醺地往回走。半道上遇见老同学梁生，亲切地握手，请到他家去。竟然忘了梁生已死，就跟他去了。进了他家的大门，并不是旧房子，问他怎么不是从前的老房子。梁生回答说：『新搬到这里。』进屋就打算喝酒，家里的存酒已经喝光，嘱咐晏仲坐在家里等着，他拿起瓶子出去买酒。

晏仲站在门外等着他。看见一个妇人骑着驴子路过门前，有个八九岁的男孩跟在后面。面目神色。很像他哥哥。心里忽然悲痛起来，急忙跟在后边，就问：『孩子，你姓什么？』童子回答说：『姓晏。』晏仲吃了一惊，又问他父亲的姓名。童子回答说：『不知道。』说话的时候，已经来到他家，妇人下驴进了门里。晏仲拉着男孩问道：『你父亲在家吗？』男孩说进去问问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老太太出来看他，真是他嫂子。嫂子惊讶地询问叔叔从什么地方来的。晏仲很悲痛，跟随嫂子进了门里。看见房舍也还整齐。就问：『哥哥在哪里？』嫂子说：『讨债没回来。』又问：『骑驴的是谁？』嫂子说：『这是你哥哥的小老婆甘氏，生两个男孩子。老大名叫阿大，去城里没回来；你看见的是阿小。』

坐的时间长了，酒劲儿逐渐消失，才恍然大悟，他所看见的都是鬼。因为兄弟情深意切，也就不甚么害怕。嫂子温酒准备饭菜。晏仲急着要见哥哥，催促阿小出去寻找。阿小出去很长时间，哭着回来，说：『老李家欠债不还，反倒和父亲打起来了。』晏仲一听，就和阿小一起跑去。看见两个人正在地上揪扯哥哥。晏仲火极了，抡起拳头打进去，那些人全都打倒在地。急忙救起哥哥，那些人全跑了。追上去抓住一个，捶打了无数老拳，他才起来。拉着哥哥的手，跺着脚，悲痛地哭起来；哥哥也哭了。回到家里，全家向他问好，于是准备了酒饭，庆贺兄弟重逢。

忽然进来一个年轻人，大约十六七岁。晏仲喊他阿大，叫他拜见叔叔。晏仲拉着他，哭着对哥哥说：『大哥在阴间有两个儿子，你的坟墓却无人祭扫；弟弟又没有妻子，怎么办？』晏伯心里也很悲痛。嫂子说：『打发阿小跟叔叔去，也很好。』阿小一听，依在叔叔肘下，依依不舍，不愿意离开。晏仲摸抚他的头顶，问他：『你愿意跟我去吗？』阿小回答说：『愿意跟你去。』

晏仲一想，鬼虽然不是人，感情上的安慰也比没有强多了，所以脸上绽出了笑容。晏伯说：『跟去以后，不要娇惯他，应该给他吃些有血有肉的食物，赶他到太阳底下晒晒，过了中午就不要晒了。六七岁的孩子，经历春天到夏天，会生出骨肉，可以娶妻生子；只怕寿命不长。』

说话的时候，有个少女在门外偷看偷听，形态温柔而又美丽。晏仲怀疑是哥哥的女儿，所以就问哥哥。哥哥说：『她名叫湘裙，我小老婆的妹妹，孤身一人，无家可归，在我家寄养十年了。』晏仲又问：『已经许配人家了吗？』晏伯说：『还没有。近来有个媒人给东村的老田家提媒。』湘裙在窗外小声说：『我不嫁田家的放牛娃。』晏仲很动心，但却不便明说。酒足饭饱，晏伯站起来，在书房里设床，留弟弟住宿。晏仲本不愿意留下，心里恋着湘裙，要设法探探哥哥的意思，就告别哥哥，到床上就寝。当时正是初春，气候还很寒冷，书房平日没有烟火，冷森森的，他就冷清清地坐起来，想要喝点酒。过了不一会儿，只见阿小推开房门走进来，端来小菜斗酒放在桌子上。晏仲问他：『谁叫你送来的？』他回答说：『湘姨。』酒快喝完了，阿小又在火盆里盖上一层灰，放在床底下。晏仲问他：『你爹妈睡了吗？』他说：『已经睡下很久了。』又问：『你睡在哪里？』他说：『和湘姨睡在一个床上。』

阿小等叔叔躺下睡觉了，才关上房门走出去。晏仲想念湘裙贤惠而又能了解他的心意，更加爱慕她；而且又能抚育阿小，要得到湘裙的心情更加坚定了。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一宿也没睡着。早晨起来，告诉哥哥说：『弟弟独身一人，没有老婆，希望大哥留心找一找。』晏伯说：『我家不是只有一瓢水一担粮的穷人，寻找媳妇应该自然有人。阴间即使有合适的佳人，恐怕对弟弟没有什么好处。』晏仲说：『古人也有鬼妻，有什么害处呢？』晏伯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就说：『湘裙也很好。但是须用大针刺她的人迎穴，如果出血不止，就可以做生人的妻子，不能草率。』晏仲说：『得到湘裙抚育阿小，也很好。』晏伯摇摇头。晏仲一个劲儿地要求。嫂子说：『把湘裙抓来，硬给她刺一下试试，不行就拉倒。』说完就拿着一根大针走出门外，遇上了湘裙，急忙抓住她的手腕，看见脖子上的血痕还是湿的。原来她听见晏伯说话的时候，已经自己试过了。嫂子撒手笑起来，回去告诉晏伯说：『她装模作样的已经很久了，你还替她犯愁吗？』小老婆听到消息就恼了，跑到湘裙跟前，用指头戳着她的眼眶子骂道：『淫荡的丫头不害羞！想跑去跟着阿叔吗？我一定不叫你称心如意！』湘裙羞愧气愤，哭啼啼想要寻死上吊，全家好像一锅开水。晏仲感到很惭愧，告别兄嫂，领着阿小走出了房门。哥哥说：『弟弟暂且回去，别让阿小再回来，恐怕损伤他的生

气。』晏仲答应了。

到家以后，虚增了他的家岁，借口是哥哥卖掉丫鬟的遗腹儿子。大家看他相貌很像晏伯，也就相信他是晏伯留下的儿子。晏仲教他读书，总叫他抱着一本书在太阳底下诵读。开始的时候很苦，天长日久逐渐安逸了。六月天，太阳烤人，阿小边玩边读书，毫无怨言。阿小很聪明，一天读完半卷书，晚上和叔叔睡在一起，天天背书。叔叔心里很慰帖。又因为不忘湘裙，所以没有再结婚的想法。

一天，两个媒人来给阿小作媒。无人料理家务事，他心里很急躁，嫂子甘氏忽然从外面走进来说：『叔叔不要见怪，我把湘裙送来了。因为丫头不识羞耻，所以我就挫折凌辱她。像叔叔这样不同寻常的人，不愿嫁给你，还想嫁给什么人呢？』看见湘裙站在嫂子身后，心里很高兴，恭敬地请求嫂子坐下；告诉嫂子堂上有客人，就跑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又进来，看见甘嫂已经走了。湘裙卸妆下了厨房，在案板上的切菜声，充满了耳朵，不一会儿，菜、肉罗列，煎、炒、烹、炸很合口味。客人走了，晏仲进了内室，看见湘裙盛妆坐在屋子里，就和她互相交拜成亲。到了晚上，湘裙仍然要和阿小住在一起。晏仲说：『我要用阳气温育她，不能离开。』因而叫湘裙住在另外一间房子里，只是晚上前去喝酒欢会而已。

湘裙抚养前妻的孩子像自己亲生的一样，晏仲更认为她热爱贤惠。一天晚上，夫妻正在亲热的时候，晏仲戏问：『阴间有佳人吗？』湘裙沉思半天，回答说：『没有见过。只有一个名叫戴灵仙的邻女，大家认为漂亮；看她的相貌也像一般人，只是善于修饰罢了。和我交往的时间最长，我从心里看不起她的淫荡。如果想要见她，顷刻之间可以招来。但是这种人，不可招惹她。』晏仲急着想要见她一面。湘裙执笔想要写信，想了一下，扔下笔管说：『不可，不可。』晏仲再三再四地强烈要求，她才说：『你不要被她迷惑了。』晏仲点头答应了。于是就扯下一张纸，画了几条道道，像画符一样，在门外烧掉了。

不一会儿，帘钩响动，听见了哧哧地笑声。湘裙起身把她拉进来，高高的发髻，松蓬蓬地翘立着，很像画上的美人图。扶她坐到床头上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叙谈之久别的心情。她刚一看见晏仲。还用红袖遮着嘴，不太说话；喝了几杯以后，毫无顾忌地嬉笑亲热，逐渐伸出一只脚压在晏仲的衣服上。晏仲心迷意乱，不知魂跑到哪里去了。眼前只碍着湘裙，湘裙又故意提防他们，一刻也不肯离开身旁。戴灵仙忽然站起来，撩门帘走出去了；湘裙跟了出去，晏仲也跟了出去。戴灵仙拉着晏仲，进了另外一个屋子。湘裙恨死了，但也没有办法，气愤地回到屋里，听凭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

过了一會兒，晏仲回來了，湘裙責備他說：『不听我的话，恐怕以后推不掉她了。』晏仲懷疑她嫉妒，不歡而散。第二天晚上，葳靈仙不請自來。湘裙很厌恶見到她，神态傲慢，对她毫无礼貌；葳靈仙竟和晏仲手拉手地走了。这样一连好几个晚上，湘裙看見葳靈仙來了，就辱罵她，但也不能趕走她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晏仲病重不能起床了，才很后悔，招呼湘裙和他睡在一起，希望躲开葳靈仙；白天黑夜的防备，稍微松懈一点，人鬼又欢会了。湘裙拿着棒子驱赶，女鬼气冲冲地和她争斗，湘裙软弱，手脚都被女鬼打伤。晏仲病势逐渐沉重。湘裙哭着说：『我有什么面目见我姐姐呀！』又过了几天，晏仲就昏昏沉沉的死了。刚死的时候，他看见两个衙役拿着公文走进来，不知不觉地跟去了。走在半道上，担心没有路费，邀请衙役顺路经过哥哥的住所。哥哥看見他，大惊失色，問道：『弟弟近来作什么了？』晏仲说：『没有别的，只有鬼病罢了。』就把实情告诉了哥哥。哥哥说：『这就是了。』马上拿出一包银子，对衙役说：『请二位暂且笑纳。我弟弟罪不该死，请求放他回去，我叫儿子跟你们去，也许没有不妥的。』就招呼阿大陪着衙役喝酒。抹身回到家里，把情况告诉了家人，就叫甘氏隔墙招呼葳靈仙。不一会儿，葳靈仙來了，看見晏仲就要逃窜。晏伯把她揪回來罵道：『下贱的女人！活着做荡妇，死后做贱鬼，不齿于人类已经很久了；又害死了我弟弟！』立刻打她嘴巴子，打得云鬓蓬飞，妖容顿时减色。打了很长时间，来了一个老太太，跪在地上，悲悲切切地恳求。晏伯又責备老太太纵女宣淫，呵斥辱罵了半天，才叫她和女儿一起回去了。

晏伯立刻把晏仲送出來，飘飘忽忽，眨眼已到家门，径直到达卧室，忽然苏醒过来，才知道自己刚才已经死了。晏仲責備湘裙说：『我和你姐姐，认为你贤惠能干，才叫你嫁给我弟弟；你反倒想要催促我弟弟死掉吗！假设没有名分上的嫌疑，就该把你狠打一顿！』湘裙又惭愧，又害怕，抽抽噎噎地哭着，望着晏伯，跪在地下谢罪。晏伯看着阿小，高兴地说：『儿子居然是个活人了！』湘裙想要出去作饭，晏伯说：『弟弟的事情没有办完，我没有工夫吃饭。』阿小已经十三岁，渐渐知道依恋父亲了；看見父亲出了大門，流着眼泪跟着。父亲说：『跟着叔叔最快乐，我很快还回来。』抹身就无影无踪，以后再也没有互通音讯。后来，阿小娶了媳妇，生了一个儿子，也是三十岁去世。晏仲抚养他的孤儿，和侄儿活着的时候一样。晏仲八十岁，阿小的儿子二十岁，才分家居住。湘裙没有生儿养女。一天，她对晏仲说：『我先走一步，在地下驱赶狐狸可以吗？』穿上华丽的服装，上床死去了。晏仲也不悲伤，半年也死了。

异史氏说：『天下兄弟间的友爱，像晏仲的，有几个人呢！他应该不死，应该延年益寿。阳世绝后，阴间有了后人，这都是